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五回 占龍頭孫繼成及第

詩曰：落落堂中七尺軀，靈前冷淡少人知；杜鵑色染傷心淚，孝媳賢孫實羨斯。閒言丟開，書接上部。卻說龍氏與愛姐，跪在老夫人靈前，眼望著死屍，母女們就一齊哭起來。唱：

他母女雙膝跪在草堂，與他那婆母蒙上紙一張，擺一個含口銅錢放口內，打狗餅急忙往那袖裡藏；望婆母務必帶到陰司去，免得那惡狗前來把你傷。靈桌前用火焚化錢和紙，祝告我婆母有靈聽端詳。收錢紙陰司裡邊好使換，預備著路途以上買茶湯。想當初公父在朝把官做，我婆母誥封夫人受風光。到冬來宿在紅爐煖閣裡，炎熱時水閣以上去乘涼，吃的是山珍海羞多美味，穿的是綾羅緞疋好衣裳。自從我公父不幸身去世，我的娘沒過一天好時光。現如今空有二子難養母，我的娘死在陰曹缺錢糧。欲代要成斂婆母無棺木，都只為手裡無錢打急荒。靈棚內時下難壞龍氏女，小愛姐勸他止哀叫聲娘。

話說愛姐見他娘過於哀傷，近前勸道：「娘呀！天已晚了，歇歇再哭罷。你只顧哭，到底是在那裡睡哩。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，你二叔南牢受罪，你爹爹上京未回，咱家一個男人沒有，你到廚房內把柴木抱來攤在這當門，咱就與你奶奶守靈。」愛姐說：「我這心裡就是害怕呢。」龍氏說：「千萬休說害怕，就為不孝了。」愛姐遂即到了廚房抱了一把柴木，鋪在靈布一旁，龍氏用手攤了一攤，把愛姐放在上邊。愛姐害怕，又不敢說，不多一時，就睡著了。他還獨坐燈前，想起丈夫上京三年有餘，並無音信回家，二叔現在南牢受罪，監中無有銀錢打點，目下停靈在堂，又不是久病短飯之人，天氣暑熱，無有棺木，若是壞了屍首，那時怎了？想到這裡，不由大放悲聲，忽然就哭起來了。唱：

龍氏女一陣心酸暗點頭，眼望著山東生母淚交流。想當初兒在家中為閨女，鎮日裡描鸞繡鳳不下樓。天生的穿吃二字全不管，何曾有些須不了兒擔憂。不料想來到孫門做媳婦，為兒的好似刀尖度春秋，與婆母忍了多少饑共餓，偏偏的因為疼兒一命休。難得我剪髮買來錢合紙，還愁著無有棺木把屍收。恨只恨丈夫上京無音信，想必是落魄路途被人偷，不就是染患時症害長病，不就是改了面目換心頭。我若是見了丈夫無義漢，先把那剪髮之事將他羞。不言這龍氏為難想夫事，單表那繼成任京應試明。

話說大公子繼成，自從大比之年，上京應試，一來時運不濟，二來飲食不均，又感冒風寒，一進北京，得了重症，在店內病了月餘。及至病好，三場已過，誤了入場，銀錢花費，衣服盡行典當，不能回家。流落京內，提筆賣字，等勾三年，皇上又開科選士，只是繼成衣服襤褸，手中又無費用，店主王小全，見他功名未成，與他贖出衣服，又贈他盤費，繼成才得入場。真乃福至心靈，三場已畢，得中皇榜進士，殿試已罷，皇上欽點頭名狀元，京報原郡，報喜不表。

單說狀元引見，聖上大喜，旁坐上有一家老爺，官拜文華殿學士，乃是當朝宰相，姓高名榮表字天貴，上殿奏道：「臣有一女，年方二九，尚未婚配，正好與新狀元為妻。」繼成奏道：「臣家有妻龍氏，不敢從命。」正德皇爺說道：「二卿不必互奏，朕有三宮六院，今卿為官，兩房妻子，也不為過分。朕賜兩付金冠霞披，高龍二女皆封為誥命夫人。」繼成謝恩出朝，就在相府招親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一月有餘。

繼成一日無聊書館悶坐，忽然想起家鄉，聞聽人言，常州大旱三年，田禾不收，不知母親兄弟龍氏愛姐，在家如何度日？想到這裡，不由滿眼垂淚，一陣傷懷。唱：

孫繼成書館悶坐淚零零，想起了家中老幼痛傷情。自從我應試無從見生母，結髮的龍氏妻子不相逢。我兄弟家中一定常盼望，還有那愛姐女兒小姣生。實指望暫時離別得幾月，不料想一別三載還有零。也是我命運乖張時不至，臨場時病在招商旅店中。延至月餘病好三場已罷，把我的衣服銀錢費個空。那是我羞愧難把親朋見，流落在京城賣字為營生。直等到三年復又開科選，蒙祖德聖上挑選中頭名。欲待要告假回家去探母，又恐怕朝廷留我不准行。昨夜晚鼓打三更作一夢，我夢見口中牙落血染紅。若不是我母年邁有疾病，是怎的耳熱眼跳不安寧。孫狀元思家流淚自言語，那知道書館門外有人聽。